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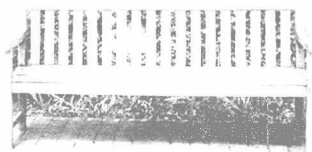
Memory

永远也不需要忘记

Cong Lai Bu Lu Yao Xiang Qi Yong Yuan Ye Bu Wei Wang Ji

看了会流泪的亲情故事

晨松出版社



流泪之后，感受温暖。

芸 芸 

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

Chang Feng Edition

Wang Jia

看了会流泪的亲情故事

长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来不需要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/芸芸主编. —北京:
长征出版社,2008.8

ISBN 978-7-80204-415-9

I. 从… II. 芸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6023 号

书 名: 从来不需要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

主 编: 芸 芸

责任编辑: 罗婷婷

特约监制: 辛海峰

特约编辑: 李明佳

装帧设计: 大象设计

出版发行: 长征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100832

电 话: (010)685867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40 千字

印 张: 14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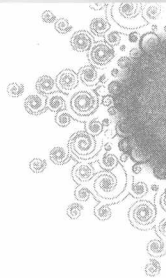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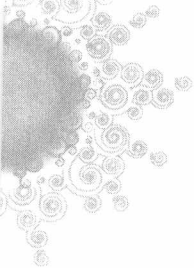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204-415-9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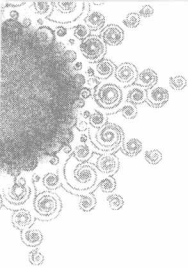
- 妹妹，你是哥哥的小尾巴 格子迷情 /1
- 当你们老成我的孩子 安宁 /6
- 以父之名 风为裳 /9
- 娘，你能听到我的呼唤吗 艾妃 /14
- 你只是从来不知道我也很爱你 凌霜降 /19
- 肩膀上的玉米地 吴楠 /24
- 偷窃少年 刘心 /29
- 能为妈妈做什么 张爱国 /33
- 保温瓶姐弟 笑望书 /35
- 不要丢下我 一辛 /37
- 对父亲的恨 舒虹 /40
- 通向心底的那条天路 风为裳 /44
- 天使永远懂得微笑 冯有才 /49
- 母爱是装满谎言的篮子 雪子 /51



- 欠不欠，你不都叫哥吗 蝶舞沧海 /54
- 天使的翅膀 蝶舞沧海 /59
- 以女儿的名义亲近你 小猪 /64
- 谁说这是不必要的担心 殷军英 /69
- 哥哥，谁带你回家 一别经年 /74
- 我是土根家的小铃铛 蒋英姿 /78
- 为你愿受冷风吹 行云 /83
- 圣诞节的礼物送给谁 张帆 /85
- 离异双亲给了我整个世界 曹杰 /87
- 喂，弟弟 双木林 /91
- 太平洋警察是大姑 蝶舞沧海 /94
- 永远的护身符 王熙章 /99
- 瞬间长大的一棵树 贝西西 /103
- 不能辜负唐小虎 海宁 /106
- 符号里的人生记录 马良晓 /112
- 因为您，我无法沉沦 月下听禅 /114
- 被天空承载的幸福云朵 拈花不笑 /119
- 告诉美芽，我爱她 凌霜降 /124
- 下辈子，你不要再做我的孩子 合欢开了 /129
- 貌似伤害的爱 高普校 /134



- 痛了三十年的一记耳光 姜泽华 /136
- 半碗饭哥哥 李贵昌 /139
- 他是她一生的骄傲 一人 /141
- 我是父亲前世的冤家 梦之魂 /143
- 笠帽 姚剑 /145
- 母亲 陈江平 /148
- 海马爸爸 姜钦 /150
- 奔跑的小狮子 丁立梅 /152
- 爱是最大的出息 张翔 /154
- 生活从来没有忘记你 楚江雨 /156
- 一张忘取的汇款单 安宁 /160
- 守住爸爸那个惊天的秘密 路标 /162
- 想娘的时候 王熙章 /165
- 父母创造的奇迹 黄鸣 /167
- 给儿子一个骄傲的背影 戚祥浩 /170
- 父爱，一首我没有读懂的诗 千北 /172
- 兄弟与弟兄的另一种诠释 艾妃 /177
- 在我降生的那天发生了奇迹 刘宇婷 /182
- 父亲的游戏 周海亮 /184
- 母亲的味道 燕利 /187



“五一”是几号 安勇 /192

我的妈妈不要我 罗雪梅 /194

藏起母亲的秘密 张翔 /197

你令爱了不起 包利民 /199

用爱喂养的梦 夏京收 /202

姐妹花 徐慧芬 /205

母亲的秘密 夏爱华 /207

为爱种一片森林 沉石 /2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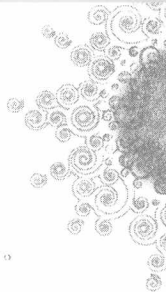
买下父亲的第一桶金 叶梓 /211

遗传 陆勇强 /214

谢谢你给我别样的坚强 格羽 /216

笨爸爸是上帝恩赐给我的礼物 风为裳 /221

没有一个傻子像你这样爱我 凌霜降 /224



她只能说些简单的句子，略长的话语，她的发音会不准，只能用手写来代替。而这一切只因为我的一个无聊的恶作剧。

妹妹，你是哥哥的小尾巴

作者：格子迷情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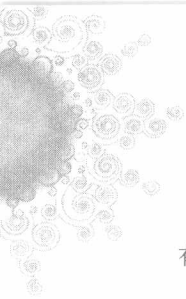
小妹五岁那年，我七岁。我们都是天真贪玩的孩子。她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跑，而我总是想方设法甩掉她。“哥，你甩不掉我，我是你的小尾巴。”小妹拉着我的衣襟在我身后如影随形。

我8岁那年，带着小妹去城郊小荒山的山腰上玩捉迷藏，自己偷偷跑到山脚下不远处的小卖部，暗自偷笑，这回总算把她甩掉了吧。忽然一声巨响，感觉地动山摇，小卖部的阿姨说是采石场在炸山。原来小荒山的背面就是采石场。我突然想起山上的小妹，找到小妹时，她正瑟缩一团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耳朵大哭。我有些害怕，劝她不要哭，可是她好像听不见我在叫她。

小妹六岁那年因为噪音的巨大刺激和受惊吓过度而导致双耳失聪。她只能说些简单的句子，略长的话语，她的发音会不准，只能用手写来代替。而这一切只因为我的一个无聊的恶作剧。

二

小妹耳朵失聪后给全家人心里都蒙上一层阴影。爸爸妈妈不知不觉开始冷落我，把以往我和妹妹两人平分的爱全部转移到妹妹身上。小妹不再缠着我了，我也



有意地躲着她，因为我甚至害怕看见她的眼神。

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很突出，我猜想那一张张成绩单或许能获得爸妈的些许原谅，可每次等待夸奖的梦想都会破灭。他们会冷冷地说：“不要骄傲，你小妹要是正常上学也一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。”他们转身的瞬间，眼泪打湿了我的成绩单。

在我十岁那年的一天，我独自一人背着书包来到小时候常来的火车站。记得那时候，我和小妹会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轨上。如果有隐约的声响就会开心地相视而笑，然后站在花丛旁等待火车飞驰而来。

那天我等了很久，火车也没来。天黑了，我出走的想法也破产了。我失望地看着远方，铁轨伸向无尽的黑暗。“哥，爸妈到处找你呢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我讶异地转过身，小妹站在我的身后。

我从她的小背包里拿出纸和笔写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”

“我是你的小尾巴，当然知道你在这了。”小妹接过纸笔写道，然后拉着我的衣襟往家里走。

三

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，并且我的16岁生日也来临了。生日那天我想要父母送我一架吉他，可他们却说不务正业，心里郁积多年的压抑一触即发，我争辩道：“如果是妹妹要你们一定给。”我气急败坏地拉开门准备出去。

“李小展，你今天要出这个家门，以后就别回来。”爸爸一字一句地说。

“我受够这个家了，难道犯一次错误就不给悔改的机会了吗？难道我想她变聋吗？”我转身大声地喊道。

爸爸甩给我一个嘴巴，我狠狠摔门，跑了出去。小妹在我身后追了过来，死死地抓着我的衣襟，惊惶地看着我。我的脚步迟缓下来，听见妈妈压抑着痛苦的哭声和爸爸重重的叹息声。我蹲下来把头深深地埋在膝间，妹妹不知所措地拍着我的头想安慰我。我伸手抱住妹妹，也哭了。我的一个无心之过，注定要一辈子让我愧疚。

第二天下午，临放学时，有同学说一个聋女孩找我。旁边一群家伙起着哄说我勾引残疾少女。我将所有的愤恨都发泄在他们身上。我发了疯一样，操起椅子狂抡，暴躁得像一头饿了很久的兽。



当我冲出学校时，看到小妹站在那里等着我，她看着我的额头哭着说：“哥，我们回家吧。”仿佛是若干年前，我们迷路，她很害怕就会对我说：“哥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我在妹妹的本子上说：“对不起。你不恨哥哥吗？”小妹拿出一支黄色荧光笔写着：“我曾经恨过你，因为你让我听不见声音。可是爸妈说，我们是兄妹，我们是亲人。而且哥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又怎么忍心恨你。我虽然听不见声音，但是我还是有眼睛，可以看见阳光。”那一排歪歪扭扭的黄字，如同散落在纸上的潋滟春光。

四

我因打架被学校留校查看，爸妈出面为我平息了这件事，同时对我的态度更加放任了。其实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跟爸妈的冷淡关系。虽然有时他们也会问我学习上的事情，但却好似没话找话般无奈。这种生分让家里的空气很潮湿。

我觉得我在这个家是多余的。每周末小妹和我一起回家后，我就把自己关进房间里，无聊地在电子琴上胡乱地弹奏着，有顺耳的旋律就随手记下来。而小妹却总是和爸爸妈妈用笔和纸聊天。我不知道小妹为何能如此乐观，她的懂事更让我觉得自己的卑微。我房间的门上有一块留言板，小妹经常在上面留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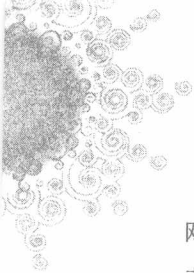
“哥，你该剪头发了。”“哥，我又在杂志上看见你的文章了，你真棒。”舍不得擦掉那些字，那分明是注入我体内的一种无声的力量。

我在常发表文章的杂志上看到一篇名为《哥哥》的文章，让我很感动，于是我向熟悉的编辑要了那个作者的电子信箱。我开始给她发电子邮件，她叫小靳，跟我的名字同音。她说我们每天都应该准备迎接崭新的一天。我把我的伤心、我的痛苦、我的开心一并塞进她的电子信箱。

五

小靳的文字悲伤中闪现着星星点点的阳光，让人很舒服。我想打电话给她，但她每次都会找借口拒绝我。我把这些年的愧疚和委屈通通发给小靳，有一种飞翔的轻松感。

周五我因参加补习班，小妹叮嘱我明天一定要回家。从补习班里出来径直走进



网吧，小崭没有给我留言，多少有些失落。戴上耳机听着流行音乐，继续着我那篇未完成的文章，《你是我的小尾巴》，我第一次写我的小妹。

周六一大早我就坐车回家了。爸妈的语气好奇怪，眼角好像被泪水抚摸过。小妹昨晚霸占我的电脑。我进房间，她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就跑了出去。我放下书包，整理谱子，还即兴填上了歌词。“你是我的小尾巴，你是我的小妹，我叫你，你听见了吗？我有很多很多的对不起，我给你，你收到了吗……”我一边弹着电子琴一边哼唱。

“小展，出来吃饭吧，有你最爱吃的基围虾。”妈妈唤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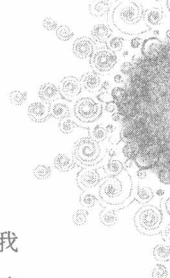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，点头答应。抬头看见门上的留言板写着：“儿子，爸妈也很爱你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。这些年因为你小妹的事，而忽略了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”简简单单的这些字足以扫尽沉积多年的阴霾。

我们一家四口在餐桌前幸福地笑着，哭着。爸爸送我一架吉他，妈妈说上大学男生学吉他会很迷人。小妹送我一本书，她们聋哑老师写的一本书《我们还有眼睛》。我为他们唱了刚刚写好的那首歌。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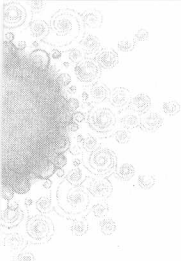
我发现用文字描述自己最真挚的感情并非易事，在我的电脑里那篇关于小妹的稿子反复修改，总觉得有缺憾。一天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修改文章，一不小心把成稿存进草稿箱。当我进入草稿箱时却发现另外一篇文章《我是你的小尾巴》，应该是小妹写的，但署名竟然是“小崭”。我点开那篇文章，看完后脸上挂满了泪水。她说她有一个好哥哥，学习非常棒，年年都能拿到奖状。哥哥为她写的那首歌一定很好听。她记录着跟哥哥说的每句话，还把哥哥发给她的电子邮件打印出来给爸妈看，结果他们都感动哭了。她说，即使听不到声音，可是她还有爸爸妈妈和哥哥，这些都是她的耳朵。

我抱着吉他走进小妹的房间，再次唱那首歌给她听。我在她的本子上写着：“小崭，你这个小白痴，把哥哥骗得好苦。”她笑了，撒娇地用双手挤压我的脸。我走到她房门口，转身问她：“小妹，我叫你，你听见了吗？”她笑并朝我点头说：“哥，我听到了啊。”我这个聪明的小妹，她总是很清晰地看到我的心。



我的小妹善良得像个天使。她隐藏自己的痛苦，不放弃自己，也不放弃我，我想我能做到的，就是用一辈子的爱去呵护她。虽然我对小妹的内疚已经成为心头溃烂的伤口，但小妹一直在为我滴上药水。痛是痛，却分明感觉它们渐渐恢复。

小妹，哥叫你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，听到了呀。



他们多么像我小时候，挨了批，不敢回家，一个人躲在他们可以找得到的地方，等他们将假装睡着的我抱回去。

当你们老成我的孩子

作者：安宁

大学毕业后我在岛城的一家电台做DJ，工作忙，也没有男朋友，父母知道了，千方百计地找理由过来，想要把我养成儿时那般白白胖胖。

向台长请了假，带他们去了我租住的房子。我直截了当地问父亲：“你和妈是在这儿玩两天，还是真的要常住？”母亲习以为常地回给我一句：“我听你爸的。”

一贯有点耳聋的父亲大声嚷了一句：“我和你妈把老家的房子都租出去了，你让我们回去在马路上睡？！”

这一句灭了我想一个人逍遥的希望。我花了一天时间，终于寻着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，再往返几次搬我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人几乎累得散了架。第二天做节目，频频出现口误，下了节目还没开溜，就被台长叫去狠批了一顿。

回到家看到乐滋滋地做饭的父亲，忍不住发脾气：“都是你们，非得为了在老人家面前摆面子，跑到岛城来，让我工作出这么多差错！你们以为自己的女儿真的在这儿享受呢！”父亲没听清楚，照例在厨房里忙活，还哼着小曲。母亲走出来，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，低声说：“孩子，你爸其实是担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受委屈，想家的时候也没个地方去，所以才……”我苦笑着，默默走到厨房里去帮忙。

怕他们孤单，我提出要给他们买台电视。父亲却神秘地制止了我，从衣兜里变出一个小型收音机来，得意地朝我晃晃：“早就准备好了，我们是一路听着你的节



目过来的，有你的声音陪着，走丢了都不怕的。”

原来父母像上班一样准时地听我的节目，从七点钟的“新闻早报”，到晚上十点的“情感热线”，他们一次都不落下。

他们津津有味地评点我的每一位同事，在他们“公正”的评点里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如自己宝贝女儿的地方。他们的快乐那么真实、鲜明，甚至让我都有些微微的嫉妒。如果他们给我带来的诸种麻烦，能够换来一些可以触摸的欢欣，我是宁愿要这些麻烦的。

他们每天必做的另一个功课是记录我们电台的“鹊桥相会”节目。听到有好的小伙子的材料，他们会立刻记下来，打电话去索要联系方式，两人亲自去相。

有一次我同事开玩笑地说：“你是不是让你老妈在征婚啊，怎么我听着那老太太的描述，跟你那么相似？”回家后去问母亲，他们果然做了这样的傻事！我又气又笑：“你们是不是担心你们女儿嫁不出去啊，放心吧，追我的有一个排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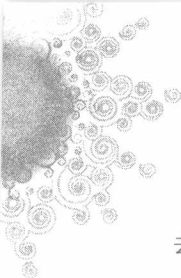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当了真，千方百计地让我把未来的女婿带进家看看，还偷偷地跟到电台，看我是不是真的被一个排的男人缠着。我偶尔探出头来张望，看到他们“鬼鬼祟祟”地在广场上溜达，装作无事般地走开。

确信我并没有谈恋爱，他们着了急，竟然跑到被同事们戏称为“人肉市场”的地方去为我相亲。要不是同事采访回来将拍摄到的照片拿给我看，我是真的不会相信他们会做出这种让我丢面子的事的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将同事的照片狠狠摔在他们面前。

“如果你们想让我在整个岛城‘臭名远扬’，永远嫁不出去，那么你们就继续在外面给我出丑。你们看看哪个同事的父母，这么满大街地为自己的儿女征婚的？你们明明知道帮不了我忙，还要千里迢迢地跑过来！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了，我不是两岁的小孩子了，我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。”

由于太过气愤和激动，手边的碗被我不小心碰在了地上。一声脆响后，母亲慌忙起身将我推到一边，小心翼翼地收拾着地上的碗筷。我的泪，终于忍不住哗哗落下来。我等着父亲冲我咆哮大吼，甚至将我像小时候一样赶出家门。但他却低下身



去，用抹布一下下地擦着地板。

晚上十点钟的“情感热线”，我因为没有听母亲多穿衣服的忠告受了寒，无法做节目，只好让同事代替。但我并没有回家去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父母，只好边听节目，边想着去哪儿熬过这尴尬的一夜。

迷迷糊糊中，听到节目中一个很熟悉的声音，正在向同事倾诉着：“我们只是想照顾她，没想到反而给她添了这么多的麻烦，都怪我们一时糊涂，让她丢了面子。我们只想告诉她，不管她长到多大，她在我们眼里，依然是个孩子。这几个月里，看到她能一个人租好房子，将工作做得那么优秀，我们也可以放心离开了。我们还是希望她能尽快地找个好的男孩，安顿下来。我们刚买了车票，来不及跟她说再见。还有，外面下雪了，回家的时候让她小心点，别滑倒了。锅里有新做的莲子粥，别忘了喝……”

我发疯般的打车去了车站。候车室里，一眼便看到了头靠着头几乎要睡着了的父母。我的眼泪疯狂地涌出来。他们多么像我小时候，挨了批，不敢回家，一个人躲在一个他们可以找得到的地方，等他们将假装睡着的我抱回去。

我努力地挤出嗔怒撒娇的表情来，说：“你们如果不想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，就赶紧跟我回家去，晚饭没吃好，还等着你们去做呢……”

我没有“揭穿”他们没有买车票等我来接的“小把戏”，他们的尊严有时候是像小孩子一样不可侵犯的。我知道，我在他们的呵护里慢慢成长，他们也在我日渐自立与成熟时，渐渐老成需要我来哄、来骗、来疼惜的两个孩子。

史先昌使劲给了他一巴掌，他说：“下辈子还？你想得美，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”

以父之名

作者：风为裳

—

十七岁，他离家时，父亲正醉得不省人事。十五岁的弟弟小海跟着他转，他摸了摸弟弟的头，说：“他喝多了，你就离他远点。钱，我给你寄你们学校老师那。”小海的眼泪噙里啪啦地掉下来，他出门时，父亲翻了个身，嘟嘟囔囔地骂：“你个小犊子，吃老子的，喝老子的，还把老子当仇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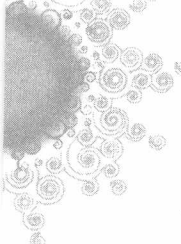
他在一瞬间柔软的心变得很硬很硬，摔了门出去。

两天一夜，他来到了那个叫漠河的地方，他找电话亭给远房亲戚打了个电话，可是，电话里冰冷的声音提示他：号码是空号。重复几次后他傻在了那里，那是他唯一的投奔，找不到亲戚，可怎么办？

他蹲在街边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：史先昌，你给老子等着。仿佛只有这样说才能让他狠下心来面对让人茫然不知所措的生活。

他下定了决心不回家，死也要挣了大钱砸给他。还给他养育自己十七年的那份饭钱，然后两不相欠。

三天后，他在郊区的一家砖厂找到了出砖的活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拿四百五十块钱，每天累得要死，倒在大通铺上就可以睡着。这样很好，他不会想起父亲，不会想起那个家。只是，每次完了工，看到夕阳沉沉落下时，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。别的工友唠叨着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他什么都不说，因为他是老史家的“野种”，



他的家从来不曾温暖过。

二

那个叫史先昌的男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爱他，就像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酒鬼一样。他是他的大儿子，听周围的人说，生他那天，老史正趴在东风车下面给人修车，传话的人远远地喊了一嗓子：“老史，嫂子生了个带把的！”就听老史的头“咣当”撞到车底板上。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出来，好一会，老史才缓过来那口气，他说：“我当爹了？”大家说：“千真万确，你儿子正躺在医院里撒尿呢！”老史顾不得洗去脸上的黑油，脸像包公一样跑进了医院。

整个月子里，老史的脑门上顶着个大包伺候月子。清炖老母鸡、熬鲫鱼汤、炖猪蹄，只要人家说下奶的东西，老史就不怕麻烦。孩子他妈矫情得厉害，挑三拣四，他费力做的汤，她一口尝着不对，就泼地上。邻居对他说：“大小子，那时你爸的脾气好得啊！跟面捏了似的，哪曾想就到了这步田地……”

史先昌变成酒鬼是从一个谣言开始的。他要上小学了，学校要交一份一寸照片。

小镇里的人接头碰脸，都熟悉。照相馆的老板看了看修车的史师傅，又看了看眉清目秀的他，说：“你这儿咋跟你一点都不像呢？”他抬头看了父亲一眼，父亲塌鼻子，三角眼，厚嘴唇，五官抱团似的长在一起。他很想笑，却听到父亲粗声大气地说：“我的儿子不像我还像你不成？我年轻时，也俊着呢！”

照相馆的老板偏是个死认真的人，拿出镜子照他们爷俩：“你看你看，爷俩我见多了，像你们这样没一点像的。没有！”

他想起弟弟，见过弟弟的人都说是跟老史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但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他。

那晚天很黑，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。他不知道啥是绿帽子，也不明白自己为啥会不像他，只是，他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些害怕。害怕什么，他也并不清楚。

三

他像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史先昌的儿子一样，越长越离谱。十三岁，像抽枝展叶